張文定公紵玉樓集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五

序 十七首

送節推高侯考績之京序

語曰片言折獄而書稱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後世若錢若水之在同州向敏中之在西京皆當辯疑獄以神明稱考其心亦惟求生於所必死求疑於所不疑旁推曲訊涉歷旬時而後其情得焉則所謂片言折獄亦曰簡稽之既孚參伍之既備乃徐以片言折之豈其兩造始至未少鞫訊而遽肆辯說以塞顓蒙之口哉今也不然視斯民之恫瘝如秦越之不相戚也感氣而臨

之威刑以懾之泛然而引茫然而問卒然而決選愞之民惴惴焉如沸鼎銛鋒之不敢攖求幸免於須臾猶恐不得尚暇張目吐氣自暴其冤抑於几席前哉而憸惡壬兇顧往往得以乘機伺間以售其毒刑不足以懲奸而適以重爲良民困刑之設豈端使然哉曹參之戒屬擾也日無擾獄市夫惟不以己意嚇斯民焉而後可以無擾天下之事非擾之難惟無擾之難也維揚高侯應平而靜默其遇事從容而詳審節推四明凡三年未嘗爲虎鬭鷹搏而囹圄無佇囚齊民無怨慝蓋已究澤躬廬而騰聲譽久矣茲將考最之京海隅之澤其覃被於

多方矣乎夫曹參相漢而清靖寧壹之治本之齊中之不擾饑若水以同州推官雪宄紆屈再期而位樞輔立朝論事英斷凜然古之人心乎愛民不以聰察辯急爲賢而以由愈日勤爲快施爲氣象即其小試之日而遠且大者可從而卜也方今之制進士官外服者及考而陟臺諫常也矧賢如高侯者哉以其恤刑之心廣公之節由一郡而施之天下詎可量耶侯嘗攝縣篆有善政今秋當大比與有事於場屋將以竣事北上郡守射洪揚公雅賢侯乃暨其寮寀謀所以贈而爲之徵言於予云

送郡守楊公述職之京序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先王建國親侯以比天下而不使少有間也其惟明於天道乎然古者受封以治民豈惟終其身無易也而又以傳其子孫是以情察而事習𨚫民衛國無所不至而王者之德意日究而無所壅後世郡縣守令朝尹而夕易或有之矣其久者亦不過五年六年而代符章未握而遷陟之念先萌孰肯勤勤焉勞心畢力爲久安計耶若吾寧波之爲郡其弊有可言者蓋地力已竭於蒿萊而通携非復讀誦相聞於長谷而敦朴未還姦疏衣敝皆直非通上之應則至矣然屬職

訊鞫其情而貨賄日充於私槖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上之勤則至矣然奸憸或售其詐而獄訟日擾於毋堪豈所謂久近之念橫於中為之固弗力耶抑情未察而事未習方欲有為而遷陟以去耶射洪湯公以進士歷官工部間嘗監稅兩浙徵課山右杜奸利而商政清謐夙負而民心悅至於築寶應之壞隄稽內造之功次所至為國而不知為身故功成而名日起出守寧波家衆不携珍膳不御取羡餘備賑貸而不私一錢捐俸貲給公用而室如懸罄其見之以為義也而前無彊禦其見之以為不義也而旁無惎捏其於毀譽得喪視為土苴矣

墟而莫之顧夫豈以職任久近貳其心乎哉然涖郡再朞情既察矣事既習矣於是乎虛心以咨之遜志以求之徐探而審行之吾見民吏之故可一朝而新也嘉靖丙戌當天下述職之期公行有日鄉大夫醵餞于西城而屬予以言贈夫郡守古諸侯職也而述職之典即先王所以親諸侯而比天下者予故發此以見公一心愛民莫非爲上而重有裨於政之成焉若夫書上考奏膚功殊旌顯擢以爲天下勸公雖不容心於是然公議當有歸也

贈全師住持育王寺序

阿育王寺在古鄮城之東釋經所稱海岍孤絕處也而佛氏生於極西由西土而至東海之壖相去邈絕未可以道里計也而舍利於斯乎集焉予嘗怪其事而竊謂佛氏者亦固欲侈其道神其法故爲之炫其精神於絕遠之地乎及予游育王寺則王几前峙鄮峯後聳陽堂太白赤堇諸山遠近環布而碧海錢湖輝映左右穆然而竹樹清朗然而天宇曠夫舍利之茲集也雖曰役諸鬼神而山川靈秀之氣亦自有所感哉月庭全師修行慈谿之永明年且五十矣質直簡亢無矯容飾行然通儒術能詩歌故一時名縉紳多樂與之游乃者永明山

門弟戒于火慨然佐其師綱公揮貲千金鼎新之人以爲難嘗别築塔室於塔山以爲遁志而育王諸僧自謂名山必得全師爲之住持庶足爲重乃相率禮請既得允則繪圖爲贈而謁文於予以張其事予嘗浮彭蠡入洞庭登武當衡嶽徜徉其巔泝三峽而棹玻瓈以極乎岷嶓之陽而望西域之境名勝之區歷覽殆遍若育王之勝則惟風氣所鍾佛靈所注海內諸刹以千億計而獨巋然爲五名山之一也夫豈偶然之故哉去年秋山門亦燬師復捐貲以助興建其平生清苦節縮積而知所散蓋如此師出錢氏爲慈谿望族代有聞人曰明之

者與予同舉于鄉予每至永明師意加勤厚焉謁予文者育王僧曉師數過予齋雲之禪房能談三乘令人忘倦云

送大巡三峯潘公還朝序

浙之士於海內為盛士雖盛弗相與聚處則孤聚而非其地則殆不得其人焉以劑之則眩萬松之有書院舊矣蟠幽而宅阻凝澄而睽碧條然出乎埃壒之外然乃介夫會城之南人士固近而易集非若白鹿洞嶽麓諸處在荒涼僻遠之區也而絃誦之聲無聞焉則名勝為虛侍御三峯潘公海內之名德士也奉命按浙發摘奸

隱若鼂曜霆擊而待士雍雍乎以禮乙酉之試旣拔其尤以獻又收其限于
制額而未及悉取者得七十餘人焉聚而教之以大其就聞即夫書院之舊斥佛殿祠孔子闢地爲屋五十餘區賦閒田若干畝藏書之閣講論之堂燕休寢息之廬浥湢之所庖廩餼之資無乎不備念今天下未有以道爲政者乃協提學萬公日惟賢聖之學口詔而身導焉弗而夫事以人會人以德感藏脩息游之地天旣已設之矣方事之未集也若有所待也閱幾何年而於侍御公發之諸士子聚得其地卽得其人感作育期待之隆而

爭相濯磨舍其兄近而遠大是圖以求無負乎公之心人材之興當自是十倍于昔而書院之名且將與白鹿爭光于無窮事之會也不亦盛乎迺者公將還朝諸士子依依然不能釋移書用柬屬予言贈而其詞益惋焉若無以為情也德之感也不亦深乎予昔視學荆深於作士之效嘗役志焉而施之無術矻矻數年而無成何意退處鄉山而適覩夫會際之盛乃如此於公行也豈特諸士子之屬念哉

賀憲學萬立齋先生榮遷序

嘉靖甲申之歲進賢萬立齋先生奉

命董學于浙江比至適滿天比之期乃躬歷郡縣拔士之尤而登進之既又錄所未盡而特異者聚之書院而時誨掖之朞年之間政教修明道化洽行巡按御史潘

公疏聞于朝

天子以浙江大藩人材甲天下董學之任非先生不可乃由僉憲陞副焉而不更其他人咸以爲宜蓋先生自弱冠以禮經魁天下歷官禮部以忠諫落職家居而聲

聞益起

上御極之初召復前職久之僅獲僉浙江憲是故浙之人士恒懼其遷擢以遽去也聞

命之日適奉其畱則爲之翕然騰告讙頌之聲洋洋贊舍之間焉何其盛也予嘗慨道教之不行於天下久矣間或知以爲教而素非已有乃欲襲焉以爲要譽之資則去道愈遠而誤後學也滋甚先生明睿之才該洽之學溫醇之資操持固而涵養完其教人也諄詳而懇惻而其課而試之也嚴明而公恕本之躬行原之德意施爲措注拳拳乎振士習厚民風不屑屑於標榜而矩矱自存不瑣瑣於纖微而瑕瑜必燭意氣孚於接引之間而風聲溢乎政令之外此誠吾浙人士之幸而其德器才識則固廊廟所需海內所宗非吾浙所得而久私焉

也先生尊翁郡伯公嘗令吾邑仲父京兆公予辱爲同年先生之奉大對予嘗執役內廷盖鄞人之沭世澤而企休光非一朝于此也故吾邑大夫士於先生之遷秩也首以爲賀而文則於予乎屬焉

東樂寓情序

苟有以寓其情趣則天地吾廬萬物吾藏也盈天地間山川之清邃草木之秀茂風雲之變現鳥獸蟲魚之喙哢飛走即其然而思其所以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其爲可玩而樂孰加焉是故什不錦綺而麗不金璧而珍

所謂沆瀣當飧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盖恣吾情之所欲而取之無盡又孰知貧富之爲貧富乎且陶朱驕奢以陷其子石崇靡麗以夷其宗吾恒見夫富人之足悲未見其爲樂也崑山陶用聲先生以明經擢鄉進士久之弗獲大試于時嘗誦古人東老雖貧樂有餘之句喟然以東樂自號盖平生爲格物之學若有得焉而樂以忘其貧既又築室於邑東城之隅據湖山之勝竹樹之幽以爲歸老之計而其分教四明則惟以其所獨樂者而公之人焉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盖無所不論可謂博哉九載秩滿考最之京諸

生皆戀戀然不能釋而應生良甫者又其所深取而篤愛焉者也則爲之博徵詩史雜繪江山日月風雲禽魚竹木之屬以爲先生贈曰吾受教於先生久矣恒思有以報焉而先生無他好之可投也庶幾假是圖焉以吾所受於先生者而歸輸之他日政理餘閒展而閱之不出戶庭而寓情六合之外則吾雖不及奉以周旋而所謂左右就養者尚亦無替於初乎乃裝池成帙而謁予序云

送郡侯楊公殷之西還序

士惟無所待於外則必不能骫骳於世矣凡耳目口鼻

皆有欲不能自克而屈於欲斯其心有所縻係瞻顧而辱身降志皆晏然爲之若射洪楊公則奚屑於是哉始公歷官工曹以廉能著聞出守吾四明三年精誠貫金石節操厲冰雪雖震畏四知秉去三惑殆不能過盖東京王環寶楊氏世奩之珍而公式承之於千載之下且簡而勤仁而斷剛而弗虐薄於奉身而厚於及物周於惠下而畧於事上彼其心超然物欲之外視世之所競趍而牢狗者如浮雲然而不以屑意則夫抗顏舒氣不能骫骳以求媚也固宜而世俗之恒其勢非骫骳則不得而行是公之所爲困也雖然元結有言今之仕者耳

隨人聽目隨人視口隨人言鼻隨人嗅心隨人意彼其隨也必有所屈也公無屈於欲者則韝絛纓紱桎梏符章固已素矣一旦脫然舍之而去寧復有所動於中乎哉況行業振後先之烈而江山擅天下之奇於是乎與老商伯髙之徒優游俛仰乎其間又奚以易其樂耶顧公僚屬四明人士不能釋然于懷而公之誠意久自旁達雖欲霄飛螯縱恐未可得耳公行同寅曹侯仁甫率厥僚屬暨郡之人士出餞西津而予特宣公之志以慰夫不能釋然者

送朱君粹甫遷南安郡伯序

戚周之時畢公以卿尹釐東郊諸侯賢才望亦往往入相王室漢三公尚書令僕射與郡守相爲出入唐用李嶠唐休璟之議自鳳閣侍郎御史大夫而下以其職檢校刺史者二十餘人宋太祖鑒五代之弊召諸鎮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凡以重親民之任固宗社之基當其時庶政惟康邦家奠安由知所重焉故尙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苟非守令之重則誰與厚下而又焉所安吾宅耶累墉而堯其下植木而傷其根猶且號於人曰我善板築我善樹藝則不待流潦之注飄風暴雨之震蕩杌揺而人固嗑焉嘆之矣我

祖宗酌古致治內外維均沿習既久而內重外輕弊浸
而極曩歲宰臣亦議久任守令以致[illegible]量而處之無術
益以輕之
今天子詔曰民可近不可下矧惟親民之司其何可忽
繼自今郡守歷任數年卓有顯蹟者待以卿佐若都憲
監司務加禮貌接見酬應毋令過虐乃當會同之期大
明黜陟慎選守令而吾慈谿朱君粹夫以南京工部郎
中擢南安守君起家進士授知高郵剸繁應劇心勤而
力裕數年之間疆者懾弱者懷居者不擾而旅於其途
者如歸

毅皇之南巡也遂斌有所需求震之以不測之威而君屹不爲動卒不費一緡焉而斌亦莫如之何也自是譽望益起擢南京工部廉勤恪愼修敝舉廢越四年而有

今命焉

聖天子方有意成周之不績服康功如文不忘遠如武謂南安界大庾之麓當荆粵諸藩犬牙之衝其地最要且重故特舉以授君君尚以疇昔之政措之而無替厥志吾見南安殊績書滿乎

御屏之間而山公之剡又並起而交速之起陛大拜首

應

天子之明詔夫誰曰不宜於是同鄉仕南京者若干人相與餞別于城西又屬予文以贈之而播之嶺海之間聞于上官者其可以交慶也夫

送廣西布政參議陳君之任序

天地之氣蟠東於西北而浸發於東南成周而上會衛之南遂目為淮或徐戎而所謂中原者無幾也今也越淮徐而南人材物產已倍蓰乎向之中原而桂林象郡百粵之地亦居然與中原等特其所謂吞凌貧弱俘掠無忌之俗未或盡革而亦有不足怪者自今觀之其地去京師數千里而遠仕于其間者往往復鄙夷其民而

解或既厥心焉乎居則經理無法誅討則玉石俱焚夫奚怪乎民囂而俗悖也今夫矜之以威則奸戢懷之以仁則民安勸而撫之則澤究容而綜之則事集是故有箕子則朝鮮可化也有文翁則蠶叢可教也而況今之南粤非復昔之南粤矣乎陳君子文餘姚之冠族也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南京刑部陞禮部主客郎中皆克修其職業而其在儀制也尤以文雅詳敏見稱於人人故今遷廣西布政司參議命至南都而縉紳之士動色相慶蓋君爲人剛而不苛仁而能斷敏而勤寬而密不蠹南粤之風去其貪戾而歸之寧壹當不在茲行乎不然

鬱林蒼梧之間山川澄秀昌異中土靈氣所鍾固方與
風氣而俱開而
皇上綏遠保民之心屢形
詔旨乃於汰別諸司之餘而授君茲任豈非天人之會
也哉且今方舉前代之制以卿輔之任待天下之郡守
況藩司守令之綱而孰能遺之凡我同鄉與茲餞席於
吾陳吾望一朝之知好也盍拭目以觀其成

送南京太常少卿毅菴黃公致仕序

廼嘉靖八年春三月兩京臣僚四品以上以四方災異
迭見咸上疏引咎乞休南京太常少卿毅菴黃公詞特

懇甚
上以為志尚可嘉特賜允歸公時年五十有二資望深
且重綮方期大用而忽爾解去為之愕然動容惻然不
能釋諸懷而毅菴處之方且欣然若以為適也命其僕
夙夜束圖籍不數日遂行南都公卿大夫餞之都門又
各賦詩贈之而予為之序曰毅菴官給事中近九載裁
抑豪貴剌舉無所避以供職也經費必稽武備必飭不
為利疚威惕以報
國也舉朝所不敢言而或抗章言之以任直也當是時
覘目而懷忮心者未可一二數幸而

王上察知陸任留都越三歲于茲毅蕃視之若以爲分外然而非有係也且夫鼎餗易覆也高蓋易傾也急流勇退則人謂之去神仙不遠者適也十步一飲百步一啄不蘄畜乎樊中性弗適也遺乎其分之外者而適乎其分之內者若之何不欣然也第公年力才資綦望攸屬

上雖暫遂其志因將需時而用之吾恐南海之浦席未及温而旌書且下雖欲自適其適不可得也予自筮仕二十有五年而家食幾半今也誤蒙引用而山林之思未嘗一日而忘于懷覽茲文者可以知予之不忘也

送國子博士楊君致行判饒州序

予昔還自西涼道饒州沿江而東則見夫山峭而水清居民耕者稼者陶者樵者漁且獵者咸以食其力戶必有機杼寸土無不毛焉役其機智爲碓爲磑爲桔槔之屬激流波代人力截巨竹三五聯而桴之載鸕鷀其上日暮携鮮沿流以歸其於用天皆因地利可謂至纖悉矣然而儉嗇也易於競利強悍也不難於爭輕儇也巧變而智隱故其俗號爲難治然吾以爲民知自力然後能自給能自給然後知自愛知自愛然後可施以政教不然游惰之民常業廢矣蕩然不係扶之不可植也導

之不可行也老弱羸壯者且逋矣雖欲治之焉得而治之令夫民知自愛矣裁之以義則畏感之以仁則不爭燭之以明則無所於詐是故上有善治之政而下無不可治之俗理也予嘗視學於郢無錫楊君致行實署學正蓋郢中之士皆賢之被其教以顯者後先相望後十年予適與君共事於太學太學諸生之懷之猶夫郢也君惇厚恪恭而不昧於所趨故所至人信服之居太學四年而遷判于饒州饒之民厥有慶哉明以燭之仁以感之義以裁之夫如是焉往而不治

送東暁周子守雲南序

凡事天子者天下其家也天子之於天下也均外內同遠邇家之也家之也者齊之也不知所以齊之其存主也偏其營度也臨於是乎有重內輕外之規有昵近忘遠之政輕外則民瞰忘遠則政弛瞰且弛吾其如家何

皇上念遐上之在下也備中之在徼也巽申渙號惟守令是重猶慮荒服之外德阻弗逹則加慎牧民之選於是定侯官田子世英者以南京戶部郎中爲雲南守夫吏古王者必人懷家天下之心焉而後上之家天下之心賢哉田子之未仕也以孝友聞其既仕也以治行著蓋以其所施之家者移之官以其所施之父母兄弟者移

之

君石民於是以令新求也德足以蘇枯威足以杀梗爲

司楚屬于南都也廉正足以遏彊禦明果足以祛夙弊

民石于官皆理于家者也推是心也以施於雲南云南

之政其又可知矣政成而來貳內臺任卿佐且將以滇

民之情日陳

黼扆之側夫如是牧伯之寄皆股肱之司也萬里之外

猶

輦轂之下也聯屬天下以成其家而上慰

明天子圖治之志吾於田子乎望焉田子行有日其同

鄉仕南都者爲之謁贈與言於予予於田子尚復何言哉
書曰帝德廣運敢以爲
明天子頌又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敢以爲賢太
守頌云

送侍御亐岡周君還　朝序

監察御史亐岡周君啓和以嘉靖己丑奉
命覆諸司　公牘于留都取監生百人執其役如舊例事
竣將還
朝諸生匯予門而言曰諸生侍侍御公數月爾望其貌
凝然也及其待人也薰然以和視人之情如在己其御

事秩如也斬如也及其發言也洞然無所匿纚纚然一
而周典而無不中其於諸司文牘不見其吹毛而求洗
垢而索也而累案充棟之間不淹旬時而悉得其故其
間舉措低昂一視諸法而未嘗有私吐茹焉是諸生所
爲服德而心醉者也今也將舍我以去乎儕皆依依然
若不能爲情惟是樸訥寡文莫知自宣奉先生錫之言
焉予觀易咸九四之詞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同人傳
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
之志夫人之相與可以德感不可以意取也今天下之
以憧憧相感者亦多矣然而未見其能同也予兩之於

庚事也昭察無遺可謂明矣取舍必當可謂健矣明以燭之健以行之不震不眤可謂中且正矣夫如是四海之遠將承風焉况諸生之日侍其側乎且予嚮之爲人也吾聞諸其鄉士友矣曰孝而義廉而不劌正靜而溫文將

命於滇南滇南懷之於留都留都懷之

明天子聞其才也將峻陟而重授以幸天下天下之懷之又將咸若諸生之爲心矣予居太學歷再朞有半恒抱咸朐之愧如予嚮非予心之所重歆耶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吾固於今日乎占焉

賀程君公敏遷刑曹序

曷爲天下善曰中中則以教也以治也無弗善也不中則於其所居心而僻焉於其所居身而僻焉矣以教矣以治舜命后夔曰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教以中也箕子告武王曰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治以中也刑以弼教蓋剛克之施於彊弗友者治之一事也而中亦無不在焉亂國重典新國輕典平國中典隨時而爲中也慢則以猛殘則以寬因勢而爲中也小罪惟終大罪惟眚原情而爲中也政道之施也法情之範也是故教也者所

以端其本也刑也者所以防其流也善教者必善用刑本之克立而衕焉者時而措之矣樂平程君公敏承其伯父念齋內翰之家學游邑庠爲提學邵二泉先生所器重嘉靖甲申以進士授令于長洲君無何吏治既飭矣乃以不能與時俛仰習骫骳卑鄙態也而謝病以去當道賢之改南京國子助教其爲人弘裕而執雅重而周詳故其在國學也使人親而不敢違攝繩愆也使人畏而不怨庶幾哉其善用中矣乎今遷南京刑部主事亦將舉其所以教者施之懋其植而慎其用書曰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將不在程君乎且古之人以治

也而民協于中以教也而惟皇之極矣夫孰有待而爲哉本之身之正焉耳本之心之中焉耳予與公敏司業國學旣賴其翊予教又嘉其博洽方以史事資焉僅浹日而遷除之

命至雖以未竟吾事有私憾焉而公敏之才玆其嚮用之階也則安得不爲吾道喜也予是以不容已於言焉雖然此非予之言也其諸同寅之言也六館諸生之言也

送王侯序

士非仕之難仕而爲其去之難非去之難去而使民不

能離之難苟仕矣民或恨不得推而去之也雖仕奚榮苟去矣民或恨不得挽而留之也雖去奚辱吾嘗觀於昔人之仕矣或者惟其身不惟其民閱日既久跡露而怨興於是乎脤釘之喻距脫之訟無膚之謡紛然迮而傳焉甚則罹罪譴陷刑辟雖其妻孥僮僕猶咎其去之不早而況他人乎其或惟其民不惟其身孳孳焉循循焉惟職之供不必佞如陽橋鷙如蒼鷹察及淵魚而斯民常陰被其德不幸而去位雖其怨家仇人無以肆其詆誣而況親知乎王侯之判吾四明也僅再閱歲丁遽謝事以去不惟其僚友惜之鄉大夫亦惜之不惟鄉

大夫惜之甚民不聞少長亦咸惜之民曰侯課我以賦也安而不擾今柰何舍我去乎鄉大夫曰侯遇我以[illegible]也誠而不僞今柰何舍我去乎其僚吏曰侯言如其行貌如其心協恭同寅方有賴焉績未逮考而遂舍我去不已速乎雖然孰行弗止孰動弗息侯以經術發解南畿其仕也恪勤而不怠未嘗為皦皦之行以希赫赫之譽是豈汲汲於仕者耶雖未得竟厥攸施以圖光大而屏居林泉優游泮渙以觀天下之故侯之心其亦自慰矣夫予居郡西南隅脩然草莽之墟於侯歲不能一二接而其德政之播於鄉民之口者則日入予耳而歆予

心焉茲其去也從祖道於西城則又聞其僚屬暨鄉大夫之言如吾民言也述而送之

贈別李川甫序

民之生不知其幾千百世也往者孰挽來者孰俟其與我並生焉者固無幾也就吾與並生者鄉井之內終身而不相面有之矣況千里之外四海之遠乎其邂逅而相識又無幾也就吾所識者交際之頃或忤於聲或忤於色或忤於心或幸而不忤而漠然不加好愛與弗識等求其不相忤且相好愛同心而弗貳者又無幾

呼其難哉川甫李先生者洛產而宇越之鄮人也先生

嘗謂予曰我之所習時之所棄時之所趨我之所違其亦難乎諧俗矣夫不以諧俗之難爲患而後首[illegible]然後心一心一然後通天下之志予不佞始遇之漢沔繼遇之甬東言未始相違也心未始不相合也蓋累千百而得一焉其不亦難甚矣哉今者先生將之晉去我且數千里予安能無戚戚然耶雖然心苟同也萬里如見不然同室之內九疑播焉則夫以聚散欣戚皆過也抑詩有之無貳爾心言人心易貳也傳曰有親則可久言易德有資也是故心無常趨德有消息賢者遠善言易聞也善行易見也善志易與也則雖以聚散欣戚不

爲過也易同人曰利君子貞言惟君子同人而弗貳也純固以持之虛明以應之立乎萬物之表而周乎天下之用用此道也俟千百世可也斯吾未之能焉先生其何以處我也

送李公川甫陞山西僉憲序

凡物異於常必聞風霆以聲聞日月星辰以明聞山林墳衍其形勢大而特則聞角用者莫聞如麟鬣者莫聞如驥鱗者莫聞如龍珠玉天下所同貴而惟弘璧大貝天球琬琰之屬聞器用之制久矣而推兌戈和弓垂之竹矢聞人之德也亦然昔者舜在畎畝堯曰予聞仲虺稱

湯曰言是聽聞文王之詩曰遹駿有聲周公繼之懼嗚
鳥不聞不欲隕厥聞也周公襄孔子以其道聞
文周公孔子之德固異乎常遠矣是以功名立而聲日
著既其後也措之事業見之詞章雖不逮於古亦各肆
其能以聞然莫有兼焉者矣
國家之興也兼功業文章而聞者郁離子潛溪東里其
尤也乎於嵩渚李公之在沔陽也聞其教在四明也聞
其政非沔陽無政四明無教也乎於湖南專學職而歸
聽治於四明所聽則異也雖然即而叩之聞其言唱而
樂之聞其和渢渢乎大雅之音聞所未聞焉公在今

日不亦異於常乎哉兼功業文章以聞於無窮非公其誰與公大梁人也茲由鄢陵僉憲于山西將涉河而上亦觀夫河之異於諸川矣乎非躍而翻逆而行也源遠而流博故其聲駿以長夫異乎常者非盡其常而已者耶人不皆盡其常也而吾之道自異

贈陳侯撫篆圖序

予嘗讀兩漢詔令爲民之意何其懇而惻也而當其時爲長吏者猶往往以刻爲威以察爲明深則獲公卿平則多後患以猛黜者不踰時見召以寬廢者終十不復用蓋雖君上粗知愛民而黄老之遺意申韓之餘

法固在宜乎民之不得厚被其澤也及讀循吏酷吏傳
則見夫仁不仁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天之
不爽毫髮則有識之士亦烏得而苟狥時好而遂違天以
速戾哉陳侯　敦厚而優裕章帝所稱愷悌無華安
靜不擾者侯實有焉在浙東提舉市舶數年雖固無事
可見而誠心雅度爲士夫所推故壬午之歲適鄞令缺
當道以鄞大邑又當更造民籍攝篆宜慎選乃以屬侯
侯視民如子訟者至從容審辨俾咸得輸其情案牘塡
委躬翻而徐辦達夜旦不少暇輒自以釐而聲色未嘗
張焉居數月吏民懷之暨侯之卸事也相率繪圖以贈

而請序於予予固辭不獲則念夫天下士眩能矜智汲汲焉惟旦夕名是圖以爲登進階而不復顧夫民生之肥瘠俗不古若豈直若兩漢然哉陳侯非違道干譽人也視事未幾而得民若此其亦可以書矣於是乎言

送王先生入洛校文序

莆陽王先生珍卿分教于四明門下士無慮數百人而吾宗與者八人焉迺乙酉秋當大比諸藩例徵學職有聲望者司文衡而先生以河南幣聘當行吾宗及門之士謂邦奇曰王先生出莆陽冠族領鄉薦中

親之老也弭志就學職始于廣昌繼于四明皆載其太

夫人以行色養于官舍旦夕不少懈遇諸生以恩禮間俏寠者雖贄焉弗受治尚書旁通諸經切切也溫溫乎其氣之和也燁燁乎其文詞之美也于人其孝義被其恩禮感其啓迪雖朞以周旋終吾身弗而遽焉有千里之別且先生名譽上逮宜遂有旌去也當不復來吾屬將奚所宗乎能無戚於衷耶之日諸君何患乎夫德義文章古之人有異世而殊域而相感者矣況親炙其門耶第無忘其教以副其所期則所以事先生者盡而先生之心慰矣夫是雖離猶合也尚奚以戚戚為哉抑四明天下之多

材處也而洛又天下之多材處也以先生之賢教育之於此而拔取之於彼聲稱當益盛其進而爲民牧爲臺諫以至於爲卿爲孤必然無疑夫內外百司庶府孰非吾黨往來之地乎以諸君之無忘先生邁種厥學進而擢科取士與先生周旋豈無日歟夫如是離者暫而合者久也尚奚以暌暌爲戚於是聞者釋然翌日餞先生望京之樓書以爲贈云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五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六

序

送南京刑部郎中張君文穎陞守思南序

南京刑部郎中張君文穎陞思南太守將行其同寅爲之問贈言且曰思南遠在貴陽其風氣殊也民戎錯居其好惡不齊也地瘠故其人多貧山險故其人多暴吏其土者誠不易爲也惟吾子惠之言焉予曰不然風氣殊人性不殊也好惡不齊其好生而惡死好利而惡害齊也因地之宜瘠可使腴也厚民之生暴可使良也蓋昔者交阯嘗多反叛矣非多反叛也孟堅之德未布也

狄奴嘗無稻田矣非無稻田也君游之力未及也益州嘗無文理矣非無文理也文翁之教未興也是故輯而寧之莫如惠富而利之莫如勸馴而一之莫如信作而新之莫如教示之安危撫其家室則渤海無佩犢之夫矣修治陂池造作水排則南陽比粒食之家矣野宿須期不欺童昏則并州之域夫人而耻懷詐也易其素習教之絃歌則武城之境夫人而知禮樂也是故有異政無異地有異治無異人風土習俗待治教而變者也張君嶺南之髦士也惇慎而老成儒雅而溫博贅樞於兩府威德著矣持法於刑曹勤能見矣由是而日加勗焉

以嘉惠思南思南之俗其有不變也乎嗣讀前古之循
吏以贈
明天子之褒擢其在茲行也諸君皆色喜而退遂請予
書以贈之

送張先生陞任台州郡伯序

南京戶部郎中瓊山唐子靳水胡子主事許子過予曰
同寅順德張景禹以南京戶部郎中陞台州守台惟吾
子之鄰邦願贈之一言俾知所以治予曰台之土俗吾
誠知之昔也土曰樂土民曰敦厚之民也而今非其舊
矣征科雜需倍蓰於他日而水旱饑饉仍之逋且亡者

惰農十七斂農十三雖有存者奄奄然如憊極厖羸之人嫗煦而春涵之猶恐其或傷也則其治貴寛張子何如唐子對曰張子嘗令上高矣叙愿而弘裕視其民如其子輕徭常若疲其力減稅常若空其財台雖困庑其瘵乎日田有詭寓丁有漏匿稅有飛灑富者日媮貧者日悴吏胥譎於傍豪猾詐於庭纖奸螯於野舞文幻質蔓語蕪辭眩目而移聽瀠精而聳神輾轉傍緣而不可勝窮則其治貴詳張子何如胡子對曰張子廉而不苛靜而不躁勤而不懈田賦均平獄訟允清徵於上高絕其僥漁慎其出納澹其蠹敝見於戶曹令也舉而加諸

台州其何弊之乘曰傍海阻山之民倚強而怙頑習欺而選暴惻上之張弛以爲低昂戢舒者蓋天下莫不有焉獨台乎哉且夫寛者或慮其弗威也詳者或慮其弗斷也弗威則民翫弗斷則民慢翫且慢吾其如治何詐予對曰昔者瑞州有寇累數官弗能捕而張子以計擒之建昌之變勸兵勸王輒能以功受賞巨豪宿奸苛戾干法法必隨焉無可以幸脫者況台天下之名郡士習民俗介潔而雅循以張子者治之亦奚煩乎吾子之多慮予欣然曰若是則豈非台民之慶也哉

天子方重守令台大邦也固必選擇而用張子矣乃書

其言以為行贈而因以慰吾鄰封之父老云

送南京工部郎中何君出守南安序

曩予讀六經羣書竊怪夫古之聖賢其為民也何其懇而至也因稽之三代因稽之兩漢凡夫澤流子孫世厥祿位必嘗有厚德於斯民焉然後乃知天心民也聖賢之心天也文中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夫牧守有子孫是故知生民之厚也民生厚是故知邦本之固也

皇上嗣大歷服九載于茲屢下

明旨重守令厚民生 迥者復

條諭大臣令頒布天下墾土田重農桒抑强豪汰冗蠹開民之麗而豐其源深居而廣運履高而下圖心乎天心乎民至矣盡矣夫士有其才無其時不可爲也有其時無其地不可爲也安南在楚粵之衝今之要害地也而臨山何君自留都出守其地又當

聖明在上惟民艱是卹始君治廣平有善政陟工曹有能名其溫厚之氣沉密之思施於南安將使强有懾弱有怙有土必毛有夫必業赤子內恱而苗夷嚮風以上

副

德意蓋才固足以爲之而時與地復兼得焉李靚如之

且
天子方舉周漢之遺法察守令之賢者能者而待之殊
陟是典也君必先焉以益弘厥施家祚綿於下
國祚綿於上矣
上下胥徼福於臣也蓋孰如之君之先浙之象山人於
予爲同鄉其同寅南江戴君予親友也偕諸同寅徵予
文也而
上之手諭適至敢敬舉以告
送御史王君考績之京序
官職之稱雄要惟御史人不問崇卑事不論細大其從

違失得御史得察而言之是故御史之得其人與否得其職與否而天下之治忽關焉蓋百司之得職也各得其一職焉耳御史得其職天下之不得其職者寡矣百司之失職也各失其一職焉耳御史失其職天下之不失其職者寡矣大丈夫無志於世則已有志於世必爲御史何者方其慮發於奄忽之間而人震讋乎海宇之廣其出也霜飛其入也霆轟豹尾之內鷺羽之先夫焉在而不得吾志乎古之人若嚴延年若張綱若朱穆若桓典若陳翔若暢秉之屬平生所立皆足以名當時而垂後世固其人之敢爲亦其職之得爲也秋陂王君元

王汴之彥也以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嘗數十上章凡徼
而天命著而民艱邇而
宮廷遠而塞徼有不言言必中肯綮直節危論裨政府
而歆儒紳爲日久矣君之巡江洋也予被
召北上聞江淮羣寇烏合方以爲虞君以計取其魁曾
不踰時而徙衆屏跡有疑獄數年不決君一訊立辯巡
南京倉儲糾摘奸弊罔有遺伏夫以君之得其職也留
臺之得其人也不足以徼
今日之治矣乎夫不以一詞而以天下君之績於是乎
重雖然風議之司論思之[illegible]也激揚之任銓衡之基也

王君由今日也以晋而為卿為相且將最績百世曾奚三載之績之足云然則是行也猶其發軔之始也云爾予稔知王君重其行又重其同寅諸君之有請也於是乎言

賀大尹王君榮膺勞典序

句容去南京不百里政治得失民情休戚閭閻所伏匿焉卓偉不群之士恒樂吏於其土其不才者反是滄州王君子書以進士令句容未幾僚吏之入京城者稱其才且賢焉未幾士民之入京城者稱其才且賢焉又未幾巡撫都御史陳公移文嘉奬以為列邑勸陳公性嚴察

不輕許可而句容之爲邑也其民俗號呰窳而媮生未易訓習京畿之衝過使之紛錯未易酬應大江之瀕寇賊奸宄未易殄除五方之民雜聚狡黠而暴悍未易馴服水旱瘡痍之餘未易輯綏而王君勤以恤之敏以應之惠以綏之明以照之剛以威之不數月間而上下交譽信足爲畿輔慶也邇者自春徂夏恒雨爲沴淮揚吳越麰麥皆傷而句容獨見兩岐之瑞是豈獨人之稱之而山川鬼神亦徵其才且賢焉不亦休乎昔蘇子容知江寧李仲休令溧水皆以善政著聞卒後大顯爲特名臣王君益懋厥脩慎終如始吾見頌聲日作而薦剡交

騰趺躍擢有不古而孚者蘇與岑也豈得專美于前哉於是其同寅丘少尹仲良楚判簿張　判簿張　邑尉璺堯及其縣之士民榮君之膺勞典也相與稱賀於君之庭而請文於予以宣揚其美于方奉命校二十史以不暇辭而少尹邑尉於予皆鄉戚也請之益力乃爲序之

贈兩厓子序

予與兩厓朱子別十有五年矣而朱子以監察御史督鹺于淮揚予時起廢來留都一水之限日有歧予望之之勞焉朱子及瓜當代書來求贈言而予復之曰吾嘗

過蒲圻入崇陽出咸寧而望通山之野有兩厓屹起而其中洞焉者非吾子之居耶吾於是乎感中孚之道矣在易中孚之爲卦也貞兌而悔巽也合而觀之柔在其中焉分而觀之剛在其中焉夫兩厓其猶二體乎其直立而不倚剛得中也其空洞而不可窮也柔在中也剛中故中實柔中故中虛中孚之義具矣孚也者信也信也者實也以虛言何居實其質虛其本也中實也者無所貳焉之謂也是故靜專而動直也乾之道也中虛也者無所窒焉之謂也是故靜翕而動闢也坤之道也盛德大業其以中孚乎中孚則何感而弗應虛故通實故

格令夫天下之多事不生於人之心也乎哉是故中孚而天下定矣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舍是吾無以贈吾子吾子勉之

赤壁圖序

四明陳德卿以蘇子遊赤壁圖示予予覽之不覺歎曰甚哉人事之代謝可慨也古之所謂雄豪之士出而有爲於天下風聲氣歘震動烜赫蓋雷霆不足以爲威而江山不足以爲麗既其逝也倐焉不覺聲沉而影滅此蘇子之遊赤壁所以有感於孟德之事者也而蘇子之沒又三百年於此矣方其感古傷今愀然而悲也知不

變者之無盡而以自釋其感歎不平之意宜其於世無所復羨矣而終不能忘情於佐卿羽化之事不亦悲乎自今觀之徒以重增後人之慨耳讀其詞章之盛昭垂於今使人瞻之圖繪之間宛然不知其人之既遠此其所謂不變者之一事而自託於無窮者邪乃為之歌以歸德卿其辭曰

赤壁之下兮江水悠悠吁嗟人生兮以浮以休浮兮休兮挺擬忽輕塵流兮浮雲沒爰有人兮服胡麻思輕舉兮凌飛鶴兮不見兮空悲嗟亙日悠悠古今民庚盈兮維茲江山眾所程兮胡為伊人獨晉聲兮披

圖彷彿其如生兮逝者不亡名以爲榮兮

送陳德輝序

門明陳德輝將行予偕鄉大夫餞之都門酌之酒而告之曰名實之爲主賓也尚矣君知其說乎古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然其於人之不已知則不慍蓋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實德之在人何啻珍奇瑰異之物哉珍奇瑰異之物得天地精英之氣以生故其湮淪埋沒之久猶有或見之時而況於所謂實德者乎昔者卞和氏之得玉也蓋天下莫知焉致之王工王工以爲石和獨嘵嘵焉自以爲玉而人皆莫之信楚王且怒

而刖其足矣及一旦玉剖則天下皆知之不獨天下皆知之千百世之下知有所謂和氏玉也古或悲和氏以爲不遇予獨謂其不遇於暫遇於久不遇於一二人之目而遇於億兆之毀惡可謂不遇耶若陳君者潛心於經籍有年矣其在鄉邑鄉邑之士多學焉累試於場屋卒不遇今將分教於懷遠懷遠卞和泣玉之地也君其弔諸荆山之陽而感昔人之事可以知予言之不妄矣知予言之不妄者可以自懋於其實矣君懋其實於上則職修諸生皆懋其實於下則業進吾見足不必刖而天下皆知陳君之懷寶也

送王生序

天下無事邊陲不警民狃晏然騎射之事不用則馬政輕天下有事則馬政重雖然孰與先事而備之愈也先事而備者安事至而備者危事至而不知備者亡

皇上之六載內擧用權遺毒尚烈民承掊剋督迫之餘膚髓脂膏朘剝殆盡囂然莫或有樂生之心愁困既極莫知所出則相與弄兵潢池中巴蜀關洛齊魯之墟間勦捕將雖小蠢無足汙下乘然自古詰戎兵唯久安是慮夫治久則物繁物繁則事衆事衆則變多勢也我

國家承平幾二百禩蓄大而繁何可弗慮況惟奸憸盤

毒之後釁端兆矣威武其何可以弗振振威武將馬是賴其政何可弗重王生瑨判濮州其所專者馬政夫足馬其職也州之民又其民也馬出於民瘠民而求馬之肥不可其將何以為之生之兄鴻臚君雅與吾交吾知之文雅人也其兄進士公吾知之剛直博辯人也生倜儻而文直而不肆此其得於父兄素矣其優於為政也審矣當道者授之茲任其惟有擇於其才乎其惟有慮於今天下之事乎

送劉知州序

我

國家承平既久黎庶安樂財物阜康州郡長吏往往恬
有民社駕不郊稅而境內治非才德外時勢易也迺者
憸宄肆虐吏亦或並緣爲奸相與食民之膏血而鋤其
業民貧者轉溝壑富且幸存者亦已耗產而逋流甚哉
生民之憔悴守令之難爲未有若此時者也劉君元素
之爲華州吾重焉華大州其風俗稱錯雜其地邇蜀漢
俗既錯雜勢未易化況茲凋困疲癃極矣急之則已殘
縱之則愈戾而蜀漢小蠢盜父兵弄潢池者不可勝數
此雖未足爲慮然胡可以不備今
天子申詔令蠲賦稅詰戎兵固唯弭盜安民之務分憂

之責非守令其誰哉承劉㦸弊極之餘內循錯雜之民而外防不測之患於以奉

明詔稱

德意豈不難哉夫焉可不慎且重乎元素行有日工科右給事中閔君正甫為之請言贈予曰何如曰才而勤嚴而惠夫才而勤則政日舉嚴而惠則備禦周而人蒙澤然則元素其可與言者於其行感而與之言

送殷近夫序

殷子舉進士退而藏修者十六年

詔起之得靖江令將行責予所以贈予惡焉無以塞殷

子也啟子之志於道也久闇焉而无異而固吾弗能望焉吾惡知所以贈孔子曰攻其惡吾將以吾所以攻我者告啟子將啟子知所以處我蓋今之學者有二患一曰淺二曰弱淺也者急彼知我之謂也是大惑也已之不思自察而以求於人且夫以彼知我孰若以我知我之愈也而天下鮮矣夫言而不迨期而不至行而不察失而不復是之謂不自知於乎知自知之難斯無望於人矣昔者子貢嘗有所自任矣夫子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子貢不足以自知而況其他乎傳曰有不善未嘗不知顏氏之謂也令顏氏不足以知其不善天下之不

自知者固多矣我且不能知我謂彼能我知安可信彼且不能知彼乃又以我求彼知茲不已惑乎弱也者植志之謂也石之堅也或得而移之深山之中大木百圍回風振之猛獸觸之而不動彼所以植者固也今之君子弗思亦甚矣其志則弗堅而惡多事

送張郡侯序

四明大守博羅張公孝宗時爲監察御史有聲上之初年內孽肆亂天下守令競爲朘削百郡凋耗公時獨免官家居賊既伏辜起公守四明期年而四明之

尚道無蒙袂里無吠尨權貴斂戢姦黠用良吾民樂公
之政憂公之去毋潘臬臣至則相[illegible]維拜車下願借寇
於
朝已而山東寇亂久弗靖當道選賢有望者司旬宣之
職竟遷公山東參政郡父老相與言于予曰公自奉儉
薄靡視金玉及其視吾民之財不啻其膚髓然何其仁
也吾郡之敝也甚歲又大旱公至齋戒將出禱吏告公
曰天井之山有靈湫焉嶮巇多叢棘莫或可至有壇去
其湫五里維歲禱之地公不從徑詣湫所禱焉卒穰我
稼穡何其誠也島夷以朝貢爲由販易我中土迺歲以

來獲利既稔益數至至則民大騷公曰爲其以外夷蠢
吾赤子悉繩以
憲罔有攸貸經畫供億不絲髮干於民民不知有夷
亦用大畏服自中貴莫敢加以勢豪强側媚莫敢干
以私遂其志不顧其外何其勇也御吏以寬吏罔奸干
憲臨民未嘗爲嫗煦民罔弗懷未嘗有嚴刑民罔弗畏
吾莫知公之致是也吾屬今老矣歷賢郡侯幾人皆
莫如公公今去其孰安吾生乎于進而言曰今茲四方
有大艱於東土東土之人固惟仁勇士是賴夫天
一家吾其忍私我公且今天下其事勢重且急視山

東不尤有甚焉者乎當道者謂山東視吾郡爲急既奪
我公并厥民苟知天下有重於山東之地其又將召公
公被召入秉
朝政將以其仁利百物以其誠孚上下以其勇去大慝
夫公之澤私于一郡與公于天下其爲樂小大何如也
公之去吾將爲諸父老賀而顧以爲憂乎父老皆釋然
曰雖然必有以頌公以紓我情爰各爲詩一篇裝潢成
袟用贈公之行公行之日小民攀轅臥轍奔走後先老
者詠歎謳吟厥聲載路太史余君子華見而樂之從而
賦烝民之五章予曰善哉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非仁且

易之謂乎從而賦蕩蕩之卒章余君曰善哉秉恵且直聞于四國誠之著也採此萬邦固吾所以期公也然古者史官使于外采風以獻

天子吾儕所歌古史臣之所采也矧郡侯有善鄉父老有頌吾儕其何可弗敘以播天下示久遠諸父老皆曰善然余君以其尊翁之作在故識諸後而予遂僭書于首簡

贈浮圖昂師序

孟子稱我知言夫知言固難事哉孟子而下二千年其間知言者幾人也昂師浮屠而徵言於予其果知吾言

乎哉抑將因吾言而求自進也浮屠之說吾嘗知之矣然吾所學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天地之道也天地以陰陽並行是故其動也神其誠也著運而爲四時散而爲萬象堯舜得之以睦九族而和萬邦其功用與天地等而浮屠氏寂滅沉淪不啻若槁木斷梗然何其遠也方其捐客塵入禪定於吾儒直內之教疑若無異致焉而究其極則相懸至此世之儒者徒知詆訾其術而莫或得其根源之所在亦何怪其抗而不吾服也夫天下之道一也偏則邪全則正勢也獨陽不可以生獨陰不可以成是天地不能以其一偏爲用而況於人乎孔子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君子之道鮮矣浮屠其亦知者之倫與君子之道知與仁而已矣天之道陰與陽而已矣浮屠者窺天道而見其半者也見其半不可謂無所見矣而見之不全遂至淪胥汶溺譬則寒而不暑夜而不晝穴寂寥寂枯槁濩落而無所用之而原其始則亦出窺道而失之非固叛道而去之也於乎道之鮮也久矣以今天下有傳浮屠之學者吾亦樂與之言焉以歸之正而猶未之及見也夫釋氏之教行乎中國可謂盛且久耳矣今其徒亦莫得其術言其學貴超外埃壒故逃遁而莫之

也以法吾之試子也以文法也未必該乎道文也未必根乎實生日昔者嘗聞命矣先行而後文因法以通意日若是則庶所謂因今以求古者邪雖然不能去今不能復古古之君子以天下爲度以百世爲慮天下爲度故不私其身百世爲慮故不狃於近今也不然士學干祿上亦因而誘之故夫士取榮名享利祿煒然耀于一時潚然孺子歆艷而稱歎則其志遂足盖其始之所期固若是而止耳殊不知勢去名亡譬之春華飄風盪焉變爲灰塵不三數世雖其鄉人亦莫知其姓名者盖亦已多矣而君子曾是之羨乎君子者言必踐知必迪罔

利而勸罰威而懲是以能成身而不疚俟聖人以百世而不惑是以德被於生民而光昭於無窮蓋其始之所期亦若是而止耳文以觀德法以禦寇吾事也若陳生之篤志于道則吾且將舍是二者以與生周旋孰弊弊焉以繩墨爲事生曰請勉矣遂書以歸之

送僉憲浦南胡公拜表之京序

西蜀天下之險絕處也歲夏水漲則舟航弗通之京師者乃從棧道而棧道又天下之險絕處也往歲拜表之臣率以春季啓行猶得以沿流下峽而僉憲胡公以方有戎事盡五月乃克行當燠蒸之時馳數千里嶮

蓋又未可量也予嘗觀漢之史司馬遷班固之徒成之故其書至于今焜燿人目膾炙人口震休人心非唐之書所能及也唐固以文取士而莫不崇古其所取者往往萎弱卑瑣至使有志者恥誦習焉悲夫而當其時有若柳子者使得居史局司文衡其所事當自偉絕而又擯不得用不亦重可悲乎而或者謂柳子才有餘而器不足故遂顛踣不可復振而吾汝宗先生器識克稱其才宜其焯然被殊擢膺顯寄以震耀于今日使柳子復作當歛袵而慶晉之多人也迺者孟夏之吉以省親言歸其門下士俞君懋敬輩言曰先生官侍從方嚮用而

請告之辭甚懇款者以親親之愛稽其素志則予儕于何考德而玉堂之署又安得久虛其席邪且先生爲國家舉士以文見知于儕獨不能爲國家速先生來乎嘉謀諸其素所厚者庶幾一言以速其來則其摛張揚厲其將三晉之華而已爰各爲詩歌又相與徵文于予而予益以歎先生之知人

送南池董君濟之序

董君濟之以戶科給事中謫丞溧水掌科周君暨同官者數人重惜其別而徵贈言于予惟給事官禁近承詔令自

天子至諸司百執事可否得失無所不得言其職甚顯且重邑之封在諸司下而丞又貳于令其以視禁臣崇卑相懸遠甚而董君豪且直踈爽而宏達一邑之丞曾何足辱焉而一旦由華要地謫去其素所知厚者相與咨嗟而念惜之固宜抑予嘗見董君封事其于言民生利弊精詳而剴切則其究心于民固已久矣夫民國之本也深水大邑民不下數十萬丞之職於民甚親雖卑獨不可以修吾職乎哉蓋仕不必于榮惟厥業陟降予奪不干常循厥素是非毀譽未必其皆信求厥心雖然猶有進乎此者道之在天下無窮而人情不可以皆非

道無窮故不可以不勉人情不可以皆非故所以自反者無盡是故君子居寵榮則思懼焉遇譴謫則思勵焉譴謫之來雖未必當于己也猶斂為己責曰固予之愆況道固有未易盡而職固有未易稱

君上之以譴我而易我也而可無勵乎哉勵之又勵則業舉而聞益彰爵位之在外者高高者固可抑而下也下者獨不可舉而高耶且方其抑也人情固未能釋然而況將益勵其業其孰能訾之不然少有未信人將指而尤之曰前日之譴之也固其所也茲又好議者之恒情焉可無重勵乎哉予與黃君生同鄉仕同朝居又隣也

朝夕相周旋不舍夫分深則愛厚愛厚則望之遠望之遠則言之詳情也况重以諸君好愛之誼乎予于董君安得無偲偲然哉

送進士李君子源出宰王山序

國家用人非一途而進士爲最重與是選者率非美職弗授縣令撫地百里古男爵之封職非不美然士既成進士多畏不欲爲盖近世法制嚴密令之上守守之上諸監臨之司日以繩尺相督過或者怙勢恣睢予奪唯意令雖欲有爲往往牽制掣曳而不得遂故其職號爲難居而王山界江浙兩藩之間四方道路之衢達官貴

人絡繹其地無虛日夫守土者於賓旅之至將迎而勞
來之職也顧人情不能無忮且求意之失得甚微而是
非毀譽或于是乎生其得以禍福予奪我者又不特臨
吾上者而已臨吾上者好憎取舍不同而四方之賓旅
望我者無盡吾欲人人而悅之日且不暇是其勢固足
畏也然君子畏其所不足畏而不畏其所可畏
朝廷寄我以民民或失所而怨且望理也理所未至吾
寧能勿畏蚤夜以思求所以安吾民者民安則頌聲作
頌聲作則令聞著令聞著則寵榮自至雖有忮者其焉
能免我是故民吾子也愛育撫綏不患其過也承上官

行實於吾求無不及焉而已矣吾於法制誠無不及焉而猶或吾望非理也非理者人將咎之吾何畏彼哉世之工媚悅刺內以奉外者不少顧卒以乖清議而遭幽潰雖幸免于一時而疵瑕既多竟亦不掩其專力民務若無意進取不三數年民懷其德士服其才而遂以躋通顯之地彌久而光者何限也李君子源居京師日久人情世故閱聞既多天下事豈不然邪其亦可以自信于理矣子源年踰弱冠舉進士明慧而端重拜玉山令人以為難而子源怡然殊不以為畏曰吾知盡吾職焉耳是非能自信者邪他日由縣令登臺諫任天下事持

予說也將無不可者豈獨于王山然哉

送郡侯翟公之任序

予昔請告歸四明凡三年見郡侯博羅張公之政也張公才識高廉仁而公直又嘗爲縣令故其於民隱也察嘗爲御史故其於百吏之情也審民隱察故行之勤於百吏之情審故自責勢僚屬以至吏胥之屬咸有以待之又見莆田林公之政也盡其心罔忽于前人張公踰年而遷秩以去民如失慈父遮道而願留者以億萬計相與請予文以稱頌德政而壯其行又刻石焉以係民之思是其有所要于人乎哉林公未期而去民之思之

署如思張公焉既其後民日以益瘁而其思二公也
日益甚老者曰孰恤予幼者曰孰寧吾老其大夫士
之仕于京師者曰孰有前二公者以福吾民民其庶
有瘳乎已而長垣翟公來佐由監察御史出爲四明守
其大夫士乃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其又得賢侯也已翟
公嘗令壽光有惠徵擢侍御以直聞歷官幾二十年而
自奉儒素以廉著持是三者亦足以福吾民矣而況吏
之情也民之隱也又其所深諳而熟試則雖以施于天
下吾見其優爲於一郡乎何有予曰雖然一郡之事亦
天下事也且四明僻在海隅地瘠鹵之地也邇歲以來

水利浸弛旬月不雨而連阡廣陌鞠爲棲苴民之苦之民也愬于上冀將有所蠲徵爲區長者慮無以爲乾沒之地也從而抑之力不能抑則以賕請于倅若吏倅若吏相蒙指大侵爲豐穰徵科之吏相尋于閭巷者如引繩而民困極矣間有訟獄吏受成案匿而莫之發時月浸久恣其意輕重易之下莫敢以言而上之人又莫復記憶也此其可以勝窮也哉非習而察何以燭奸非惠而勤何以蘇困香麗相角貲算相望而焚散棄女之俗成非廉何以昭儉怙勢之徒臥而腹吾士非公且直而又有以持之何以肅政然則微吾翟公其莫爲茲土也

張公林公既竭心思焉而民被其澤令也又幸而得翟公方將恢張前人之德政以大惠於吾土吾土之民不其慰歟若夫政成而來由一郡而施天下則固翟公之常分而吾

君吾猶必有以處是焉矣張公之去四明未半朞而陟都憲之任聲實之流由四明益顯則今翟公所藉以爲舊跡之地者吾四明也而庸肯以才之優爲地之不足以稱而易視之哉於是諸大夫欣欣交慶翌日相與醵餞于都門遂屬予書以贈公而重慰夫鄉父老之望云

送宗叔祖單湖先生出守開州序

孟子有言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夫君子所性既無待於外又何爲其欲此哉甚哉君子之急于民亦明于道而已矣天道生物利而不居人道得天壹而不貳是故君子之心事天以爲常勤民以爲欲文王大聖人也服康功田功至于日昃不暇食後之君子以州縣之職爲徒勞以民事爲俗務厭棄而不欲爲不亦異乎卷阿之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維君子命媚于庶人天子者奉天以惠民者也故媚于庶人則媚于天子矣昔者聖王建國立宗擇其人焉而胙之上以布利于天下其受上者亦克欽承而唯民之利是以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近者數十世遠者百世蓋德厚流光其道然也今之州縣古封建意也雖不世授而大夫之家亦自以其姓而爲宗得道而興失道而替猶夫古也開之封環數百里土不可不謂廣也承百餘年生息之餘民不可謂不衆也而州守之秩五品視古諸侯任又不可不謂重也苟得其道言出于身而人被澤于千里之外政教修明而頌聲作在上者雖曰吾臨孰敢撓吾志其在下者雖有强梗靡然而承風夫若之何其不可欲也且今災沴洊生民罔弗困士君子目擊其患恨不得搴裳極之而況假

天子之命弘康濟之心亦奚啻欲之而已吾宗叔祖單湖先生自髫歲已有令譽涵醞經籍逾二十年僅乃獲施教于星子訪白鹿之墟振遺響焉而又觀士于閩再觀士于關中勤勤艱辛者又數年而後舉進士擢開州守夫蘊崇日久則其發也必昌大慰開民之心以益亢吾宗當不在茲行乎且吾宗以仁厚禮懿承二百禩然而未有顯者迺者十餘年間而先生及寻三世登第此固積善之明驗而揚厲敷張以衍裕于無窮其可忽邪且士有民社則志得以行夫是以欲仕不然簪組纓黻秪以炫市童焉耳而君子曾是之欲乎

送西巖王公遷任山西大參序

西巖王公爲湖藩少參予聞其名未之獲見也正德乙亥秋承乏湖臬丙子夏五月始獲見公蓋湖湘地里廣邈公巡歷窮邊徼惟寒暑不爲恤其于政甚勞理財正辭經畫辨析非當弗措其於民甚惠公以弘治丙辰舉進士至于今二十年中間遭奸倖煽虐顛連蹐局靡不嘗之或曰公之能勞于政惠于民困憂戚之所玉成拂亂之所增益予謂不然始公在戶曹以勤勞著稱是其才性固其天又從而抑遏齟齬之譬則金固堅也而加之鍛鍊是所以成公者甚厚山西地瘠而民貧與湖藩

類而醜虜跳梁騷我邊圉視諸苗民之擾其事爲急遷公而任之當道之所以望公甚重往綏元元以靖疆埸晋之封去京師纔千里而近朝敷功而夕上追也況重以夙昔之資望也哉超登要津當不俟久次矣公行酌之酒而言曰公之德可親以敬也顧久勞于外會晤之時甚稀而今且別去於吾情甚不能恝也爰相與繪圖識別又各歌詩以贈蓋所以頌公甚詳期公甚遠而情猶不容已者乃命邦奇序於端云

賀龍山陳君冠帶序

予昔訪陳君于滄山之椒其地秀而美蒼松翠竹高下

掩映輕雲重霧遠近異觀溪流縈迴清甚而游鱗可數危峯掛瀑鳥驚而徐慄予從君遊窮數十里晨往而夕忘歸焉今離茲土涉風塵又數年而情猶未之能釋蓋其地其人有不容忘者耳予嘗恨事君者失山林之樂處山林者忘事君之義陳君性恬澹好觀古書親賢愛士雍容周旋觴詠終日而無倦也且未嘗見世俗態是蓋得夫幽靜之樂者乃者展上式之志膺冠服之榮其於山林之樂事君之義庶幾其兩得矣夫予自吿官湖南涉鄱陽汎九江西遡漢沔至於荆郢回觀雲夢登衡嶽望九嶷下辰沅沿流三湘蓋極夫山水之奇而案牘

湔前公期逼迫所至曾不能一肆情焉孰與往者優游隆山之樂也陳君於予家有姻婭之好而予尤雅重君雖奔馳勞役之中恒企衷予不忘今方南巡沅之所洞庭之湖得從父竹坡先生書知君以義冠帶誠嘉君隱不忘忠服籠榮而能樂其樂也為之文而賀之

城南立雪圖序

陳生論來試於藩城持圖而謁予予曰何曰論家在楚攸攸之城南有書院焉昔者先生治古士試諸生其日雪交加而下論竊有感於程門因圖以識之予曰嘻若是則天下之為程氏為游楊氏者不既多乎子之事我

見邪毋師家世以儒顯出於浮屠猶往往於名縉紳聞其賢曰清而有知慧無亦所謂知者之流與審若是固吾所欲與之言也況其徵予言之勤哉蓋孔子有言擇不處仁焉得知師將有以自還則亦從茲言求之耳其有從師遊者尚亦以吾言語之

送宿山孫太史先生序

昔柳子厚設晉問盛言其土之所產爲世大利者自山河之美金錫梓檟駿乘魚鹽之富以極乎帝覇之道而文不與焉觀其爲文輸神瀝精搜抉峭刻雄深而峻棘若太行東奔起伏無時而黃河之水突駛其間或隤而

愈激或流而益怒也是固山川之氣鍾于人以成宜其瑰偉奇拔燁然名于天下蓋間一見焉而貨財禽蟲之屬歲產而日取者不足以當之然則栁子雖不言文而其意固已隱然自許以爲是天下之奇寶而晉國之盛產雖帝覇之道非是莫明以行也其以爲三晉重者覬不偉歟予友汝宗先生晉之代人也其爲文雄以奧盤回而淵悍鈎聯而肆彊凌軼前修之士不懈而進逼於古自其弱冠試于鄉魁三晉士

先皇帝簡擢今讀書中秘已而職史館校文禮部所得知名之士居多焉今其所述作紀當代而昭無窮者

巇之地詩曰我獨賢勞其是之謂乎而公曾怡然不以爲意蓋忠孝之心有不自知其勞者雖然亦難乎其爲職矣唐虞之時風氣淳而德化洽禦戎詰姦咸柄於士司歷世既遠蠻夷寇賊日以滋熾是故以九伐隸司馬以五刑屬司寇則自成周已然而況於今乎

國家之制兵刑猶夫周也其在外以憲臣司刑一遇竊發則固有閫外之寄參戎之設而調發監稽亦憲臣乎議焉蜀居天下之西偏其民冥且悍未易以理法喻而諸蕃部落錯居環峙乎其間故訟獄恒多而兵戎之擾無虛歲胡公仲申出華亭名族以進士歷官刑部員外

寔能明清單辭以爲當道重壬午之冬擢僉憲於西川

維時芒部弗靖議討累歲乃以公巡川南督戎服焉至

則廉洞幾剔朽蠹疏滯解紛風行而霆擊而又深入不

毛致力於蕩撲之舉卒之元惡就擒威震百蠻之間收

不世之功而奠安三川之黎庶是其可以偉致哉夫內

赤子外龍蛇竭精疲神久而後克綏焉故曰亦難乎其

爲職矣茲將及

萬壽之節嵩祝

大廷又得便道省太夫人於家一舉而忠孝兼焉夫是

以忘其勞也公清亮有定識於事無滯礙而儉素徑約

仕不與家累惟以其賢仲氏自隨盡孝友之素所以為移忠之地者又如此於是瀋臬都閫諸大夫相與重其行也賦詩以贈而邦奇自念辭先邦違庭闈數千里而遠於其職若不能一日安焉視公何如耶辛卯從諸公餞之城東序以張之

送萬侯民望榮遷都閫序

古之論將材者曰智勇仁信忠智則不可亂勇則不可犯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固也然要其極亦有智而已矣智者辨存亡之機決勝敗之數不慮其所不得不惑其所不測見命而赴義則勇知致亂者圖治

知致殺者圖生得人之情事乃可成不以小利易民之命則仁預審事勢故令不移通達人情故言不欺由我無貳致人不疑則信明君臣之義灼天人之通蹇蹇匪躬智以成忠故曰亦有智而已矣抑古論將之爲病乃曰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則智亦焉足恃乎夫木强多直遂巧慧多顧慮顧慮之間怯緩生焉故陳平智有餘乃不若椎魯之勃智之果不足恃如此雖然去而小智務而大智古之建大勳者亦若是而已矣爵侯民望其先當誰何

寵飛是致忠勇迄今百五十年代纘戎功民望于標秀

扳工歌詩習書法清才英畧遠邁侪品乃正德庚辰應武舉于京師騎射既良敷言孔嘉寡官卿奇之陞署都閫承

敕都運于淮陽邦人以爲榮其親友郡庠生周君若章爲徵予言以贈予惟我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

聖子神孫垂拱而受方物爲綴旒于萬國之日久矣夫詰爾戎兵尚必於無事之際況茲武畧日弛時有潢池之弄我民望年踰弱冠超制閫外非其才智過人疇克致之由是感激非常之遇日益淬礪以成其仁勇忠信

之德屏翰我

國家以副

皇上求才之意光乃祖考而慰鄉邦之心皆於是焉始

則茲行也安得不爲民望重乎爲之文以張之

、賀寧波衛指揮使陳侯襲職序

郡校士周君　孫君　暨其執友若干人請予言曰陳

侯　頃以父老上于京師試于政官騎射儀度罔不如

式襲指揮使職以還至于臨安會監司考選軍政置侯

于高等將有　部運之寄惟侯少時與吾輩游儒學講和

而庶靖習武而好文吾輩所以期侯者恒不小也惟吾

子司文事有年豈無所以勸武弁者乎予辭不暇則吾
姑夫薛先生以書屬曰陳侯非他武士比也序不可以
卒辭予惟指揮使秩正三品半地數百里其佐爲指揮
同知若僉事其屬爲千夫長百夫長所統徒旅數千人
其職不可謂不重矣
國家之制武臣皆世官不能以皆賢兵食之務佐果賢
也使果不賢也則以其佐掌其政令而使反聽焉不已
辱乎陳侯爲使且賢也而將膺委用故邦人以爲榮易
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夫預說士
心者必卹其私卹其私者先克其食甚矣近歲武臣之

難爲也盖衛之上爲都司都司之上爲帥武臣倖人既
薄而士卒之衣粮復掌於郡縣之有司所以説其下者
亦曰無取之而已矣最甚者并隂蔽日瀆亂綱紀帥非有
所恃焉不能一日立其位則求之都司都司求之衛若
所衛若所雖欲無取於下得乎下盖不知上之不得已
也求其無誤怨不可得也况望其忘勞忘死於有事之
時乎甚矣近歲武臣之難爲也
今天子聰明神武習知時艱
龍飛之初首下明詔誅奸慝崇賢良剷削弊壹意[illegible]
鹹若風行而霆擊自

朝廷郊甸至於海隅出日罔不洗心而承堯舜之治容有竊柄黷貨如曩時者乎侯藉先世之勳承藩衛之重且有任用之榮而又入仕之初適際靖嘉之會豈非其幸歟陳侯勉乎哉夫處群枉之中雖有廉靖之節何所用之今本源正矣向之難者可得而易爲矣况以侯之才賢承乎上使乎下何往而不獲運儲禦侮何爲而不濟吾見名譽日隆而承

明天子褒揚之詔有日也陳侯勉乎哉

張文定公紆玉樓集卷之六